

【挪威】拉斯·史文德森 / 著 李 漫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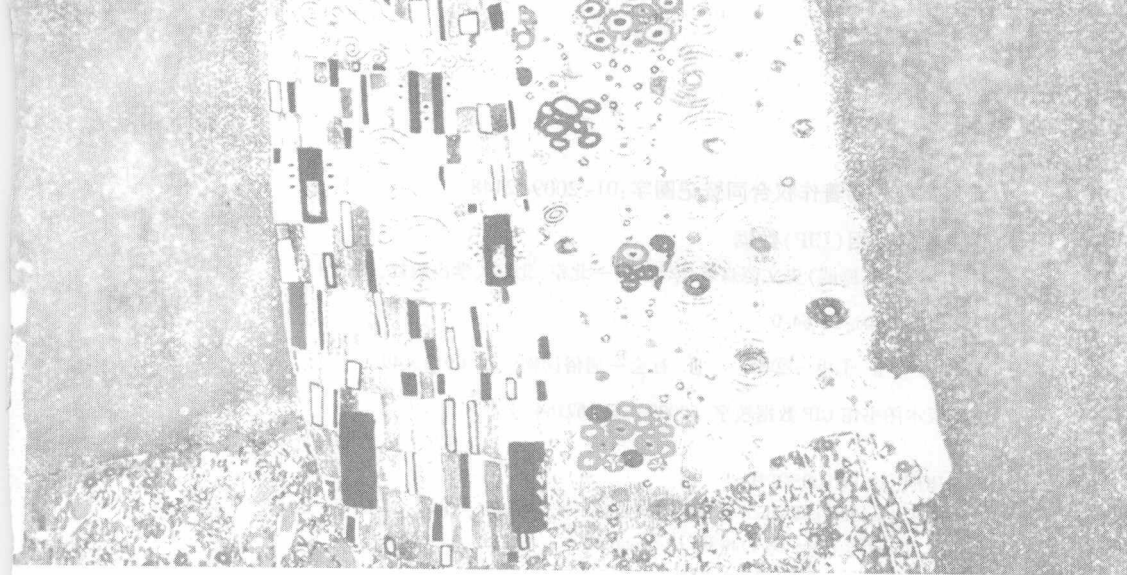
时尚的哲学

Fashion: A Philosophy

透过时尚，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自己以及我们的行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挪威】拉斯·史文德森 / 著 李 漫 / 译

时尚的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21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尚的哲学/(挪威)史文德森著;李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301-15764-0

I. 时… II. ①史…②李… III. 社会—通俗读物 IV. C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7164号

FASHION: A PHILOSOPHY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Universitetsforlaget, Oslo, under the title
Mote: Et Filosofisk Essay by Lars Fr. H. Svendsen.

Copyright © Universitetsforlaget 2004.

Arranged by Garance SUN Agency.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 Rektion Books 2006.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Iron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

书 名: 时尚的哲学

著作责任者: [挪威] 拉斯·史文德森 著 李漫 译

责任编辑: 秦 雯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764-0/F·22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8289350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tbcbooks@vip.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1印张 136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Fashion A Philosophy

| 前 言 |

时尚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中影响最深远的现象之一。现代人越来越多的活动领域已经被时尚征服，而且时尚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本性”。因此，理解时尚有助于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虽然如此，实际上时尚长久以来一直被哲学家们所忽视，原因也许是时尚被认为是所有现象中最肤浅的一种，相对于像哲学这样“深刻”的学科而言，时尚几乎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哲学是一种能增进我们自我理解的学科，而且如果诚如我所言，时尚一直那么有影响力（事实上它就是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时尚理应被视为一种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

本书酝酿时间较长，但并不艰难，在写作过程中曾屡加修改。尝试过不计其数的方法，都因行之无果而最终放弃。最后的成书却并非如我当初之所构思，至少，它成为了一部比我当初所设想的更具批判性的作品，因为研究主题促使我采用了一种逐渐批判的视角。先前我在写《无聊的哲学》时，就开始打算写一本关于时尚之书。在《无聊的哲学》一书中，我仅用较少的篇幅粗略触及了时尚这个主题。翌年，我出版了《艺术》一书，该书主要着力于世界的美学化，时尚当然是该语境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我感到这两本书都对某些话题言犹未尽，应该用一本关于时尚之书相联，作一完结。此后数年，我做了不少关于时尚的讲座，但是我所想写的这本书却总是

被其他的琐事所推延。现在它终于完成了。

感谢埃伦·玛丽·福斯贝格、安妮·格兰伯格、黑格·约德海姆、英格里森·桑德·拉尔森、托马斯·瑟维纽斯·尼尔森、埃里克·索尔斯坦森、英格丽德·乌格维克和克努特·奥拉夫·阿玛斯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书中所有的错误及不当之处，都由作者一人负责。

前 言 / III

第一章 一种关于时尚的哲学 / 1

——时尚是一个难以定义的词

第二章 时尚的原则：新颖 / 15

——裙子变得更短，是因为它们一直都是长的

第三章 时尚的起源和传播 / 31

——寻求时尚变迁的法则，可能劳而无功

第四章 时尚和语言 / 59

——时尚可以成为一种交流方式吗

第五章 时尚和身体 / 73

——裸体、美容、塑身的意义何在

第六章 时尚和艺术 / 89

——我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裁缝

第七章 时尚和消费 / 111

——穿名牌，就能够构建认同吗

第八章 作为生活理想的时尚 / 141

——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结 语 / 161

——时尚正在实现它的目标

Fashion A Philosophy

第一章 一种关于时尚的哲学 ——时尚是一个难以定义的词

任何感觉到存在的东西，任何灵魂到灵魂的代表，就是衣服，就是服装，应时而穿，过时而弃。因此在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有关服装的话题中，如果理解正确，就包含了人类所思、所梦、所做、所成其为人的——一切。整个外部世界和它执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服装，所有科学的本质都处在服装哲学中。

——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眼镜是怎么回事？”她问。

“瑞夫 (Reef) 说，现在流行打扮得像个文化人。”

——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 (Bret Easton Ellis)

早在15世纪，时尚在法国就被视为非常重要之事，以至于有人请求查理七世设置独立的时尚部。¹ 尽管如今极少有人会恳请设立这么一个部门，但时尚的重要性却绝没有降低。自18世纪以来，从不再是一小群富有者的专属品这个角度来看，时尚已经日渐民主化，当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人能脱离其影响。报刊经销商的货架上摆满了时尚杂志，色彩艳丽，纸张光亮，而且时尚素材充斥各种生活类报刊的页面。在巴黎、米兰、纽约和伦敦上演的时装秀，甚至得以在全球电视新闻机构中播放。

显然是因为时尚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才能够保证如此规模的关注，也许可以反而言之，正是有这些关注才使得时尚显得如此重要。我们似乎已经摒弃了以前广为流传的观念——只有女人才对时尚入迷，如今时尚对男女两性都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入时尚的轨道中。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局限于服装领域，而将时尚视为渗入所有其他消费领域的一种现象，并且时尚的逻辑也渗入了艺术、政治和科学的范畴，那么很清楚，我们讨论的时尚就是一种近乎位于现代世界中心的现象。

尽管很多人会否认，时尚影响着大多数人对对待自己以及他人的态度。然而，这种否认却常常与我们的消费习惯相矛盾，因此，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时，尤需重视这种现象。时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现代性有一个相同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割裂以及不断逐“新”的努力。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写，时尚是“永恒重生的新”。我认为，理解时尚对于充分理解现代世界很有必要，尽管这绝非断言时尚是唯一可以提供这种理解的“万能钥匙”。

同时，时尚似乎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不重要的事物。² 在很多文字中，使用前缀“时尚”，比如“时尚哲学”，就等同于使该词丧失主旨和重要性。在其肇始之初时尚就受到批评。在 14 世纪就有文字这样描述，人们的穿着如果脱离严格意义的服装功能是多么可笑。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对于时尚的“严肃”研究，对其所研究的主题仍抱有道德谴责，甚至蔑视的倾向。然而，在过去的 20 年中，一切有了转变。本书对时尚主要还是批判反思，但并不谴责它，旨在建立一种与时尚更具反思性的关系，以此来改变我们对时尚的态度。这不会将我们从时尚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可以相对独立于它。

这不是一部时尚史，尽管本书会很重视时尚的历史。³ 它也不是一项规范性审美研究，尽管我试图评估多种时尚的价值。在美学领域中，本书的目的更多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总而言之，对时尚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而最吸引我的问题是：认同的形成与时尚之间的相关性。既然这是一项哲学研究，我打算更多地致力于关注时尚的概念，时尚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时尚能够带来的主张，而不是实际的时尚设计。您可以认为，我的研究主题是对时尚的论述。

本书的各章内容彼此相对独立，可以自由阅读。它们涉及的话题很广，因为时尚与许多领域相关，比如服装、身体、消费、认同和艺术。尽管有很多其他形式的时尚，我打算主要集中讨论服饰时尚。时尚不仅仅是服饰，它还可以被看作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意识形态，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它作用于现代世界中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领域中。然而，这种机制在服饰领域的作用尤其明显，因而在后续篇幅中它将会成为讨论问题的主要舞台。

“时尚”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的词。而且，是否能够将某种事物无可非议地称为“时尚的”，即时尚的充分必要条件存在与否也

是极其可疑的。一般来说，可以将我们所理解的“时尚”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时尚就是服饰，另一类则认为时尚是一种总体性机制、逻辑或者意识形态作用于众多领域，而服饰领域只是其中之一。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最早给予时尚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的人类学研究中，时尚占有重要地位。亚当·斯密认为，时尚最先并且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那些品位概念占据中心位置的领域。时尚尤其适用于服饰和家具，但同样也适用于音乐、诗歌和建筑。在亚当·斯密看来，时尚对于道德也有一定影响，尽管相对而言影响较小。

伊曼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时尚的描述，则着眼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所有的时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生活之多变的方式。”然而在人类生活方式中发生的一些变迁几乎不能被称为“时尚”，对此想必康德也会认同。

浪漫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写到，人类生活仅有的“真正进步”只发生在道德领域里，而生活中的所有变迁都“无一例外是时尚，仅仅是变动，仅仅是无关紧要的改进”。哲学家、社会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其著作《时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1904）中，对时尚和服装作了区分，他将时尚视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作用于所有的社会场所，其中服装仅仅是其中的一例而已。⁴

西美尔认为，尽管服饰占据了时尚最中心的重要位置，但是像语言的使用、礼仪这类领域，也属于时尚范畴。与这一观点类似的还有哲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他写道：“时尚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独立于任何一个特殊个体；它首先是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特征是一个显然很短暂的时间跨度，以及多少有些随意的变迁，这种特征使得该社会机制能够影响相当广

泛的集体生活领域。”在此利波维茨基对时尚作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描述，这种描述恰恰强调了时尚不仅仅是服装问题，而且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机制问题，服装时尚仅仅被视为许多时尚现象中的一种。很难想象，有哪一种社会现象是不曾受到时尚变迁影响的——不管是塑身（也称为形体锻炼）、汽车设计、政治，还是艺术。

然而，也有很多学者专门将时尚与服饰联系起来。比如，艺术史学家安妮·霍兰德（Anne Hollander）定义“时尚”为：任一给定时间内的，所有吸引人的漂亮服装款式，包括“高级时装（haute couture），所有形式的反时尚及非时尚，以及那些声称对时尚不感兴趣的人的衣服和首饰”。⁵文化史学家伊丽莎白·威尔森（Elisabeth Wilson）的观点与此非常相近：“时尚即服装，其主要特征是迅速而且持续的款式变迁。时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变迁。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没有一种服装是超乎时尚范畴之外的。”⁶

但是，究竟是服装自身还是服装所具有的性质构成了“时尚”？威尔森的定义是含糊的，因为它将时尚明确无疑地与服装相联系，但同时又与一种特殊的性质（变迁）相联系。然而，很清楚，此处的“变迁”一词，作为一种性质用于描述时尚，并非是充分条件。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迁之中，然而并非万事万物都是时尚。

我们在寻找的是否是另外一些本质？人们也许会同意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服装是时尚的物质基础，然而时尚本身却是一个文化性质上的意义体系。但是，是否所有服装都作为这个意义体系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呢？这个更值得怀疑。将时尚的概念与服装紧密相连并非不可理喻，但是很显然，并非所有服装都能被涵盖于“时尚”一词之下，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时尚”一词比“服装”一词的指涉范围更狭窄。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将看到，时尚并非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服装在时尚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还有很多现象并非服装，但是可以被描述为

“时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时尚”一词比“服装”一词的外延更为宽广。人们很容易就会以这种方式给时尚下定义：将时尚视为一种既定性质的名称（或者一个各种性质的特殊组合），可有效适用于服装、室内装潢、政治、科学以及其他领域。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说明这种性质应该是什么。

尽管我已经阅读了许多关于时尚的研究成果，却始终未能发现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能够确定这种性质。当然，我们可以下一个不全面的定义，类似于：唯有当一个事物扮演了独特的社会角色，并且隶属于一个系统，而该事物在系统内所担任的角色能够用其他的新事物来较快替换，只有这样，该事物才成其为时尚。然而，我无法从这样的定义中看到任何重要的观点，可以有助于我们从社会独特性以及“新颖”角度更好地理解时尚。并且，这种定义是否指出了充分和必要条件也是令人怀疑的。可以想象，一个既不具有社会独特性也不新颖的事物，可以被完美地形容为时尚事物（比如，一件旧皮夹克，已经穿了很多年却突然“潮”起来）。也有很多事物既具有社会独特性也新颖（比如，一个全新的纪念章），但却不应被描述为时尚事物。时尚并不一定非要涉及新鲜事物，它也可以指涉不穿什么，比如在某一时期不戴帽子成为一种时尚。

此外，时尚应用于许多不同领域，能否创造出一种可以概括它在所有领域中所具有功能的定义，这是很成问题的。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称之为“家族相似”的基础之上研究时尚这个术语，会更为有效。维特根斯坦用“游戏”（games）概念来解释这种情况：在我们称为游戏的任何事物之间，并不共享任何单一性质，但是尽管如此，所有的游戏都通过一个复杂的相似性网络互相连通在一起。采用这个方法来讨论时尚概念的结果是，必须通过使用例证来不断地逼近概念的核心。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称为时尚的例子，也可以提供我们不称为

时尚的例子，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也不会给出一个包括充分和必要条件的时尚定义来。因此，本书中将会出现相当多的例子，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基于这些例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炼出较为笼统的论点来。

时尚很自然也存在于学术圈与知识界之中。他们必须与那些很“潮”或很“土”的学术课题打交道，也要面对那些很“性感”的，以及那些“不性感”的研究路径。如果相信这一切都是由完全的理智思考所决定的，那就太天真了，因为，这和不断变化的口味是一样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服装与哲学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哲学家的反应要比时装界人士更为缓慢，没有人会指望一个哲学家在每一个季节里，将其新收集的概念展示出来。认为哲学就像其他事物一样，是一个受时尚左右的过程，这种想法似乎为哲学家们所反感，因为哲学家们宁可相信，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路径是完全取决于理智的选择。事实上，对我先前出版的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有些哲学家反应强烈：

在哲学史上极少有确定无疑的驳倒。在哲学革命发生时，比如笛卡儿和康德之时，并不是这些哲学家的前辈们已经被无可辩驳地驳倒了，而是因为许多哲学家们已经厌倦了传统的哲学，并且感觉它已经日薄西山、暮气沉沉，因此时代呼唤着新的哲学出现。

认为哲学思想的变迁并非单纯由于理性的原因，而经常是为了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就无异于承认（如果不是完全承认，至少是部分承认），哲学也受制于时尚。然而，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挑战了现代哲学试图达到绝对理性自主的野心。

哲学家汉斯·齐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 Georg Gadamer）认为，时尚规范的只是那些既可这样、也可那样的东西。因此，时

尚应该被视为完全任意的、没有深层依据的肤浅之物。但是，时尚并不局限于支配那些像服装一样“无关紧要”的事物——它也影响着艺术和科学。

在其他文章中，伽达默尔写道：“甚至在科学工作的实践中，都存在一种叫做‘时尚’的东西。我们知道，时尚所代表的无比巨大、势不可挡的力量是什么。只是，‘时尚’一词与科学联系在一起，未免骇人听闻。因为不言自明，我们认为科学要比时尚背后的动力更高尚。”西美尔也持相同观点，坚称像科学与宗教这类现象太重要了，因而不能受制于“完全缺乏客观性的时尚发展过程”。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实践这种雄心壮志，并且超越时尚。伽达默尔有一个重要论点是：任何想要理解某事物的努力、一切科学与非科学研究，必然要与诠释的历史语境相关联。我们的诠释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时尚逻辑的影响？为什么个人应该超越时尚，一如伽达默尔所坚持的那样？追随时尚之人是否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这种对时尚的追随本身是否没有任何价值？也许黑格尔声称抵抗时尚是“愚蠢”的，其弦外之音正是暗示着这一点。

时尚绝对不是哲学中一个很时尚的主题。甚至在讨论现代自我生成并且话题广泛的哲学著作中，比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时尚也被无声地忽略了。就哲学学术传统而言，时尚并没有被视为一个适宜的研究对象，而且这个领域也没有获得像艺术和建筑那样的重视。在近些年里，随着很多关于时尚的学术出版物的发行，这种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然而，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出版物多半不是由哲学学者写就。如果我们回顾哲学史，结果也同样少得可怜，就连尼采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开了这个主题。

那些真正给予时尚一定关注的哲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本雅明，以及阿多诺。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有一些零散

的关于时尚的言论，但是数量极少，难以从哲学典籍中将其一一提取出来。就我所知，仅有两位哲学家写过整本的关于时尚的著作：齐奥尔格·西美尔和吉尔·利波维茨基（尽管社会学家大概会宣称西美尔其实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人）。书写关于时尚的著作，多少是有违哲学传统的。柏拉图对实在与表象的表象，在深层与表层之间作出了区分。时尚总是彻头彻尾的表层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柏拉图时期就可能对服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他将服装与美相联系，但是这种美多少具有一种欺骗性。时尚之所以被哲学所忽视，可能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种现象本身过于肤浅，不值得对其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或者，一般而言，哲学家都对时尚不太敏感。有一个例外人物就是康德，他以“优雅的艺术大师”而为人所知，他总是穿着带有银扣的鞋子和质地优良的丝绸衬衫外出。正如康德自己所表述的：“成为一个处于时尚之中的傻瓜，总是要比成为一个处于时尚之外的傻瓜要强。”

写作一部关于时尚的著作，就是承担了一份在创造性写作中被人嘲笑的工作——更精妙的描述见托马斯·卡莱尔的新颖之作《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当卡莱尔开始写作这本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将写作的是——废话。它是关于‘服装’的。但愿老天会成为我的慰藉！”这本书极尽取笑时尚之能事，却一点也没有取笑其哲学的意思。书中主角名为迪欧杰尼斯·托夫思多克（*Diogenes Teufelsdröckh*，意为“魔鬼之粪”），他决定研究“服装对于道德、政治甚至宗教的影响”。他将服装看作人类存在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基础，他声称，人类的存在正是要通过服装来得到最好的理解：“因此在这一个意味深长的有关服装的题目中，如果理解正确，就包含了人类所思、所梦、所做、所成其为人的一切。整个外部世界和它执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服装；所有科学的本质都处在服装哲学中。”当然，服装没有能力承担这份重任。因而真正使

托夫思多克感兴趣的不是关于服装的细枝末节，而是意义。他强调说，服装的最原始意图并不是为了暖和，也不是为了庄重，而是为了装饰。托夫思多克试图透过服装来阅读这个世界。

对于进行有关时尚的哲学研究而言，“时尚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此外必须强调，对于《拼凑的裁缝》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该书是对时尚的一种拒绝，然而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这本书并不是一种针对时尚发出攻击的著作，卡莱尔在书里希望能够为人类的确定性作出辩护——内部与外部相一致，并且人的外部自我应该是对自我真实精神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卡莱尔将《拼凑的裁缝》当作一个玩笑，而且不可否认这本书也确实精彩有趣，但是即便如此，这本书仍然是关于时尚的著作中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因为卡莱尔意识到了服装对于建构人类自身的极端重要性。

正如西美尔在其《时尚的哲学》中所强调的，时尚与认同之间存在着联系。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在本书中我会继续进行关于时尚的研究。服装是自我社会构成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认同已经不再由传统所规定，而是正如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样，我们必须对某些事物作出取舍。

时尚已经不仅仅与阶级划分有关，就像从凡勃伦（Veblen）到布尔迪厄（Bourdieu）的经典社会学分析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更多的与表达人的个性有关。服装是个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个人认同无关。比如，哲学家兼作家伊莲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就强调，服装并不是主要作为身体的防护物而存在，而是作为身体的延伸物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外观来表达我们是什么人。这种表达必然要与时尚对话，越来越快的时尚轮回标示着一个愈加复杂的自我观念，因为自我变得越来越稍纵即逝。

如果生活在一个将时尚作为原则的世界里，那将会是什么样